

A POWERFUL YET SOFT AND CHEERFUL PROVOCATION

她邀请我们 感受充满力量 但柔软欢快的挑衅



《自画像》(Look at Me, 2018)

包蓉 Rong Bao

1997年生，现工作和生活于北京和伦敦。2023年硕士毕业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雕塑专业，2021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获纯艺术学士学位，本科还曾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雕塑与公共空间艺术系。曾获英国皇家雕塑家协会吉尔伯特·贝叶斯(Gilbert Bayes)奖，是近年来不多见的毕业即获得高度关注与认可的年轻艺术家。2024年2月23日~5月12日，“包蓉是我”个展在伦敦萨奇美术馆举办；这是萨奇首次为中国女性艺术家举办个展。个人网站：<https://www.baorongstudio.com>



伦敦萨奇美术馆 (Saatchi Gallery)，《包蓉是我》(Rong Bao is Me) 展览现场；展览展出了艺术家包蓉从2018年至今的作品，横跨雕塑、油画、影像、装置等领域

浩渺的宇宙之中，正在涌现出一股既新颖又超现实的力量。这种力量以外星生物的形态存在，在一个错综复杂的跨维度空间中生活。这些生物的存在挑战了我们对现实的既定认知，它们充满了荒诞和怪诞的元素。这些外星生物的每一次变化，无论是跳跃、压缩还是变形，都像是一首自我创作的交响乐。就像生命的孢子在准备最终的繁殖，紧张感从能量的循环积累中沉淀下来。

——包容，《外星宝贝 1、2、3 号机》（Alien Babes No.1 2 3,2023）

我们想看看不同的东西。进入伦敦切尔西（Chelsea）的萨奇美术馆（Saatchi Gallery）眼下的展览《包容是我》（Rong Bao is Me），最先看到的是三个充气“生物”，它们不停震动，身上毛绒的“小触角”随之摇摆，像色彩斑斓的章鱼水母和海葵的结合体、沙漠里怪怪的仙人掌、外星生物，招摇着不停，咯咯得意。

这组《外星宝贝》（Alien Babes No.1 2 3, 2023）是包容当时在皇家艺术学院（Royal College of Art）的毕业作品之一，主体由PVC充气玩具和游泳圈构成。另一件作品《外星狂想曲》（Alien Rhapsody, 2023），是“外星”系列里体量最大的，一只“会呼吸的水母”。它这次没有出现在萨奇，不过包容用文字弥补了我们的想象：“它的原型是一种仙人掌，叫做‘习志野’，一种生长在亚洲的小仙人掌，常常是几个球堆在一起。那些蓝色的触手其实是它们的刺。我把仙人掌的呼吸可视化了。它被困在一个胚胎中，每一次呼吸，刺就会划过那层束缚它的薄膜。”

包容邀请你进入一种仪式——她的作品首先正在吸引你的注意力，是十分当下的表达方式。“可以去讨论，但是可以先把感受复刻出来。”先一步看到展览的摄影师这么回忆，“一进去觉得很新鲜，会想这是什么？还想搓一搓。甚至有人也会跟着跳。这个感觉和氛围是应该放在最最前面的。”

“大家是互联网信息爆炸时代下被轰炸的难民，注意力是一种稀缺资源。我用了大量义乌小商品这样极其快速复制的元素，也是从另一个方面，对当下这个语境的投射。”包容说：“《外星宝贝》，我想用那种极致廉价的塑料

玩具的感觉，创造非常欢脱的‘attention seeker’（寻找关注者，或者让我们把它翻译成‘显眼包’）。轻盈的东西迅速膨胀，占据非常大的空间。它们通过简单而重复的动作，在极短的时间里，用高效的方式争夺观众的注意力，争夺存在感。周而复始。塑料和人工生产力的结晶，用入侵大脑的形式，想要迸发出一种生命力。”

是的，在这之后可以去讲不同的东西。可能是材料——包容通过淘宝，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找到多数制作材料，再转运到英国；那可能就是一个消费主义的问题，环境的问题，新技术革命下交流的问题，以及权力和自由等更加复杂的主题。

律动、变幻，呼吸是拟人的脉搏跳动，每一次刺划过薄膜的瞬间，于我而言，暗示着刺破“胚胎”的束缚，带着挣扎、心底的渴望与不甘。

你可以形容它们是“糖衣炮弹”；“如果放在一个更宏大的议题之下，我想是：我期待最大化地激发人类共通的感受和回忆。这种感受并不会因为你是哪里人，你是什么性别，你是什么年纪，你属于什么样的群体而被抹去。”包容说。就像每个人都会对这些“玩具生物”和“怪异的迪士尼乐园”有第一时间的回应。

包容要打破传统的创作者和观众之间的阶级关系。“我并不觉得我处在一个艺术家看上去应该处于的更高阶级的位置，我和观看者是平等相处的。”她说。相比画廊、美术馆、艺



01 | 02 03
04

01 | 《外星宝贝1、2、3号机》（Alien Babes No.1 2 3,2023）与《外星狂想曲》（Alien Rhapsody, 2023）创作手绘。

02 | 《外星宝贝1、2、3号机》（Alien Babes No.1 2 3,2023）作品细节，主体由PVC充气玩具和游泳圈构成，运用了大量义乌小商品这样极其快速复制的元素。

03 | 《外星狂想曲》（Alien Rhapsody, 2023），会呼吸的水母，原型是一种生长在亚洲的仙人掌，蓝色的触手是刺；它被困在一个胚胎中，每一次呼吸，刺就会划过那层束缚它的薄膜。

04 | 三个充气“生物”不停震动，身上毛绒的“小触角”随之摇摆。



《雨中漫步》（Dancing in the Rain, 2024），蓝色扭动的装置被设于两个同样以蓝色为主调的影像中间。包容用蓝色的塑料材质模拟了水的状态，灵动的珠链模拟水中的气泡，单独看起来像一个在跳舞的鱼缸。而结合两边的视频显示器，一张脸便出现了：两块屏幕是“眼睛”，扭动的装置是“鼻子”。



《谜团》（Enigma, 2023），这个装置出现在萨奇美术馆，也曾被放置于户外。巨大的粉色谜团，扭曲着打着结；与此同时，地上有一只白色小马，绕着固定在地上的木桩走着圈。马常有梦想、梦境的寓意，然而作品中的小马却被困在了直径极小的环路里，无解地打转。粉色夸张的可爱，与困惑无解产生戏剧化的冲撞。

《粉色的旋转木马》（Pink Roundabout, 2024）是包容受泰特现代美术馆（Tate Modern）之邀创作的作品。艺术家需要在泰特的馆藏中选择一件 LGBTQ 艺术家的相关作品进行回应。包容的选择是罗尼·霍恩（Roni Horn）。“它本身讨论的是材料的流动性，也是艺术家自己性观念的流动性。我是根据这个角度出发进一步往后推演的。那个半透明玻璃材料，我想把它变成一个更加柔软的质感。”包容说。从一个坚硬的东西，变成柔软，多汁，有触感的表达；极致艳丽的芭比的粉色，像蛋糕，镶嵌蕾丝花边。它上面顶着一个乳房一样的花苞。拟人化的可口美味，它一直在旋转，喷泉一样往外溅出甜蜜汁水。妙处在于，关于性别的议题不再坚硬，带着松弛。包容的呼应很大胆，她抽取色彩，对比质感，乍看上去，这件作品变成了一个反义词：动态的自由变形。





充满力量但柔软的，欢快的，雀跃的叛逆与挑衅，源于包蓉擅长“发现生活中有趣的事情”。她喜欢积累偶遇的奇怪瞬间，譬如那个在马路上奔跑的冰淇淋，那辆在打摩斯密码的汽车远光灯，那个少掉一半的泳池扶手。在这些观察之上，通过知识习得和与人的交流、探讨、碰撞，来发展和深入创作的可能性。



术空间，她的“邀请”和“平等相处”，一定程度上也更适合公共空间，例如她2020年构思、2021年完成的，“一个盲道”。

起因是，她发现很多盲道经常会把人引到树上、井盖边，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功能。“我想调侃这个现象。”她用非常柔软的地毯一样的织物，做了软“盲道”。“盲道凸起的作用，是让盲人的手杖或者脚能够感受到，但我把它做成一个软东西之后，几乎感受不到它的存在。我又把这个路径做成了‘回字形’，意味着把眼睛蒙上之后，无论怎么走，你都会被困在原地。这是一种剥离感跟孤独感。”包蓉正在把它变成一个公共雕塑，摆放在伦敦市中心。

“剥离”是她喜欢用的一个字眼——剥离物件、行为原有的属性，颠覆原有的功能，给它们一个不同的语境。反叛，荒诞，消解；再造出的陌生感，柔软的讽刺，让我看到一种“挑战”，挑战隐形纪律和隐形权力结构，（也许）还有当代艺术。

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作品与寺庙有关。我说：“你可以做一个‘庇护’系列，这是源自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。”“请求庇护——”包蓉说：“我真的有一件作品就叫做《祝你好运》（Good Luck, 2022）。”是的，她几乎做了一个“宗教二件套”。

每个中国人都有印象的迷信规矩：在寺庙里必须跨过门槛才能有好运。但基因里的“挑战”因子让包蓉从小习惯在门槛上“踩那么一下”。这个装置，她把人“困在”一个“环形空间”，“强迫”参与体验的观众必须抬起腿，一遍遍跨过一个“看不见”的门槛。如果抬腿高度不够，没有“跨过门槛”，监视器就会报警，并来上一句“Good Luck”。用一个看似“不合理”的游戏，质疑“不合理”的规矩。

《撞击》（Strike, 2020）的灵感也来自佛

教寺庙。包蓉用棉花和纤维制成软麻袋——庙里的巨大敲钟锤（多数原本是坚硬的巨木）。她用两根铁链，将两米长的麻袋软钟锤悬在半空，一端放上一个录音按钮。当观众摇晃着把“钟锤”撞向墙壁，录音按钮就会发出寺庙中真实的撞钟声。

对于包蓉的这一系列，我乐此不疲地想一直聊下去。

一部分人需要尽力让自己稳定着，小心翼翼抓住灵感，盘算体系；但包蓉看上去相反。目前为止，她的作品每一个都是单独的“成立”，也许来自同一个出处，她本身的一种直觉，感染力和穿透力——生长出一些新的、没有标签的东西，在现在，无疑是难得的一种东西。

从广东到北京、杭州、芝加哥、伦敦，文化的碰撞没有成为过枷锁。对包蓉的艺术影响最大阶段是在芝加哥留学的时期。“我几乎是20岁到芝加哥才开始探索我的个人表达。那三年，我被给予了最大限度的自由，尤其是创作媒介上探索的自由。在芝加哥我遇到了我最喜欢和欣赏的一位老师，克莱儿·艾什莉（Claire Ashley），她是一个用充气材料作为媒介的‘画家’。我记得第一节课，她让我们在纸上画画，然后做成‘可穿’的画，带着我们去湖边的公园里‘走秀’。”

打开的天性可以帮助艺术家像海绵一样吸收，打开越多，越能护住心里那个难得的火苗。“比较多的艺术家专门做针对自己所在群体的艺术，但是我希望人们抛开我是谁。”她这么说：“我通常会想，如果外星人来到地球，给他们看什么最能体现人类的文明，想来想去，我觉得，给他们看我们的艺术吧！”

她在地球村漫游，把对时间、厚重、艰难的观察变成与万物嬉戏。

01 | 03
02

01 | 作品《撞击》（Strike, 2020），包蓉用棉花和纤维制成软麻袋——庙里的巨大敲钟锤，摇晃着把“钟锤”撞向墙壁，录音按钮就会发出寺庙中真实的撞钟声。

02 | 《祝你好运》（Good Luck, 2022），把人“困在”一个“环形空间”，观众必须抬起腿，一遍遍跨过一个“看不见”的门槛，如果抬腿高度不够，没有“跨过门槛”，监视器就会报警，并来上一句“Good Luck”。

03 | 《围城》（Enclosed, 2021）包蓉用非常柔软的地毯一样的织物，做了软“盲道”，并且把这个路径做成了“回字形”，把眼睛蒙上之后，无论怎么走，观众都会被困在原地。